得失之间见本心

□ 石佰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常挂嘴边的俗语，近日通读《寒窑赋》，才真正品出其中韵味。千年劝世文，读罢三四遍，那股看淡得失、守己安分的沉静之气，仍扑面而来。

“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开篇几个比喻近乎俚俗，却一针见血，把人从“能力强就必定走得远”的执念中拽了出来。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相传，吕蒙正自述“朝求僧餐，暮宿破窑”，后来竟“官至极品，位置三公”，回头却说：“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这话若让当今争强好胜的年轻人听了，多半觉得泄气。可静下心来想想，一个从破窑里走出来的穷书生，位极人臣之后却说“非我之能也”，反而把一切归于时运——这不是怯懦，而是通透。

人要知命，但不能认输。知命，是承认世间确有个人意志无法左右的力量。时运的起落、际遇的参差、岗位的去留，这些东西争不来，也留不住。

吕蒙正自己就是最好的例证：他若真认输，就该在破窑里乞讨一辈子，何必寒窗苦读？所谓“根基八字”，不是宿命的枷锁，而是日积月累攒下的底气。底子厚了，时运来了接得住；底子薄了，机会砸到头上也抓不住。所以，知命，但要沉淀；不躺平，但要扎根。

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卑劣；可以不出彩，但不能失职。守住这条线，低谷时不自弃，高峰时不张狂，便是本分。

在我们移民管理队伍中，多数是普通人，做的大多是平凡事。守验证台、走边境线、核数据流、办各类案件，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却连着国门安全，连着万家灯火。可能有时在深夜里问过自己“难道就这样了？”有时在听说他人调去机关、得到提拔时，心头会掠过一丝波澜。可波澜过后，应见贤思齐，把羡慕转化为动力，把心思收回到岗位上。《寒窑赋》早把得失说透了——不属于自己的，争不来；属于自己的，不必争。与其计较一时进退，不如把根扎深、把事干好，让实绩说话。

单位领导经常说：“你只管优秀，其他的交给组织。”刚听到时，心里也犯过嘀咕：这话能信吗？提拔任用、立功受奖，哪样不牵动人心？说完全不想，那是假话。可日子久了，经历的事多了，越品越觉得这句话有分量。它不是让人不努力、坐等提拔，而是反过来——你把该练的本领练到极致，该守的岗位守到无懈可击，该担的责任担到问心无愧，组织自然看得见，群众自然有公论，时代不会辜负实干者。剩下的事，真不用你操心。

组织看得见，国门记得住。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就把活干漂亮，对得起头顶的警徽，这比什么都重要。

改革转隶后，我们沿着“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路子坚定前行。革命化铸魂，回答的是“为谁守国门、为谁站岗”的根本问题；想明白了，信念就更加坚定了。正规化立规，管的是令行禁止、作风过硬，这是本分，不需多想，照着做、做到位就是。专业化强能，练的是关键时刻豁得出去、冲得上去、打得赢——证件研究敢于啃硬骨头，数据研判能出真成果，应急处突顶得住第一线。平时练得硬，战时打得赢。职业化固本，讲的是干得久、干得稳、干得专——把这份工作当成一辈子的事业去坚守、去修行，风浪来了不撤手，诱惑来了不动心。

得时不骄，失时不馁。一得一失之间，最见本心。

顺境之中，最忌熟而生骄。这种骄，不是志得意满的张扬，而是在轻车熟路里把规矩看轻了：验证快了，眼神懒了；流程熟了，预案不推了；表扬多了，思想懈怠了。

《寒窑赋》劝人“富贵不可尽用”，移之于岗位便是：越是查验顺畅、差错归零、旅客点赞时，越要把每一次放行当作第一次核对，把每一面锦旗视为下一轮练兵的起点。国门不是个人秀场，而是忠诚履职的阵地。顺境里持盈戒满，不是灭自己威风，而是摒弃个人英雄主义，把自己重新摆回普通民警的位置。

逆境之时，最忌自欺。查不出线索，莫怪时运；执法被复议，莫怨制度；岗位调得不遂意，莫把“怀才不遇”挂在嘴边。

赋中云：“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常忧愁，每抱怀安之量。”越读越像老检查员灯下的背影：制服旧了，领花仍正；心里压着事，交接班时仍说“我盯紧点”。这便是“贫贱不可自欺”。低处不是绝路，而是蹲下身来蓄力的时候；逆境不是白受的苦，而是逼着你把业务再磨一遍——把证件研究得更深一点，把数据研判得更细一点，把预案演练得更实一点。

怎么才能“冲得上、打得赢”？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沉淀里。

移民管理工作，绝大多数人要干到退休。这条路很长，长到足以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两鬓斑白的老民警。在如此漫长的征程上，比的不是谁跑得快，而是谁走得远。进取与沉淀，从不矛盾：进取是方向，沉淀是脚步。没有沉淀的进取，是浮躁；没有进取的沉淀，是懈怠。二者之间，正是职业化应当走的路。

《寒窑赋》收尾言：“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这不是消极认命，而是知无常而后守常。国门如长河，潮起潮落不由人，堤却由我们一锹一土筑成。今日顺畅，不必在堤上刻下“我厉害”；明日风急，更不能把堤铲了逃命。守得住平常，才守得住国门；耐得住漫长，才配得上这身警服。

把这篇赋读进岗位，是借千年劝世文照一照当下：不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绝不放过该练的本领；顺时惜福戒满，逆时守志蓄能。你只管优秀，其他的交给组织——这句话，信了，心就静了；静了，路就宽了。

把一辈子当一场远征，让自己在顺境里不飘走，在逆境里不塌掉。等退休那天回头看，国门还是国门，寒窑灯微，照见的恰是本心。

（作者单位：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爱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残缺青瓷 千峰翠色

□ 王晴

去过景德镇后，我终于知道，我喜欢的青白瓷原来出自宋朝。宋人的风骨和审美留在了开封和杭州，开封太远，去杭州吧，看看南宋的官窑博物馆。

官窑，顾名思义，是为皇家烧造专属器物的瓷窑。唐代与五代十国时期，各地著名瓷窑向朝廷进贡大量精品，北宋时期，皇室继续以各种方式征调名窑产品入宫。1100年，宋徽宗登基，在宋代绚丽多姿的瓷器中，他独爱汝窑青瓷幽玄静谧的天青色泽。相传他曾梦到雨过天晴后，天空出现了一种绝美的天青色，他醒后立即命工匠烧制出这种天青色瓷器，那种天青色，宛如雨后初霁的天空，纯净而深邃，蕴含着无尽的韵味。后来，方文山作词的歌曲《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广为传唱。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朝廷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置了由朝廷专设的御用窑场，史称北宋官窑。然而，好景不长，1127年，金兵攻占汴京，北宋灭亡；宋皇室被迫南迁，后定都临安（今杭州）。他们在凤凰山麓营造宫室，稳固政权，并将北宋的风雅一并带了过来。由于南宋宫廷礼仪生活渐趋考究，生活用瓷和礼仪用瓷增多，为了满足需求，皇室在杭州的凤凰山和乌龟山两处建造南宋官窑。

位于乌龟山一带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比我想象中小，像城中的口袋公园，谁承想，这座不起眼的公园内竟深藏数百年的宝贝。穿过电子感应门，仿佛一步跨入了一个被时间封存的青瓷梦境。馆中央是一个深坑，覆盖着玻璃，里面静静地躺着成千上万的碎瓷片、残片，灰尘掩盖了它们本来的色泽，看上去像灰色的陶瓦。

也曾去过景德镇御窑厂，我深知这些残缺的背后，是皇室对“完美”的严苛。在宋人的审美里，青釉釉面必须如冰似玉，不能有丝毫的瑕疵。哪怕只是釉面多了一个气泡，或是器型有毫厘的偏差，在出窑的那一刻，它们便被砸碎、深埋地下，不能流于民间。这种残缺的美，是“宁为玉碎”的极致执念。展柜内拼凑而成的展品，皆是后人修补后的遗憾。一只南宋官窑折肩瓶，瓶身残缺，裂纹触目惊心。一只镂空瓶底部是精美的波浪花纹，瓶身却裂开一个大口子，无论后世多少能工巧匠，都无法弥补那份残缺。那些沉睡地下千年的碎瓷片，洗去尘泥后重现人间，即使残破不全，依然难掩曾经的光芒。

这是历史留给杭州的一枚青色印鉴。顺着这枚印鉴回望，宋代有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坐落于河南宝丰的汝窑，它是五大名窑之首，以天青釉闻名，后世常借“雨过天青”形容其釉，釉面温润如玉，开片如蝉翼，是宋徽宗梦中那抹不可捉摸的青蓝。官窑，分北宋汴京官窑与南宋杭州官窑，专为宫廷而生，北宋官窑主要使用北方质地相对疏松的瓷土，胎色呈灰白色，南宋官窑使用南方特有的含铁量较高的瓷土，胎色呈紫黑色，紫口铁足，釉色粉青，透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傲。哥窑，相传窑址在浙江龙泉，以“金丝铁线”著称，那些烧制中自然形成的裂纹，本是瑕疵，却被宋人化作了冰裂般的残缺之美。定窑，位于河北曲阳，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的白瓷，以刻花、印花见长，洁白中透着温婉的淡黄，是宋代世俗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而河南禹州的钧窑，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惊艳世人，打破了单色釉的宁静，带来了玫瑰紫与海棠红的绚烂。

在南宋官窑博物馆，我已经无法从这些拼凑而成的瓷器上看出它们“紫口铁足”与“厚釉薄胎”的特质，但是在展柜昏暗的灯光照射下，那抹内敛的、深沉的青色，却有着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

宋人为何如此偏爱青？或许是中国人对自然最深沉的眷恋。宋代文人追求“格物致知”与内心的宁静。青色，既有天空的辽阔，又有湖水的深邃，更有玉石的温润。它不似红色热烈，也不像黄色明媚，它是一种退让，一种包容，一种在喧嚣尘世中独守内心的清冷与自持。宋人爱青，爱的不仅是颜色，更是那份“致虚极，守静笃”的生命哲学。

在众多青瓷里，一只北宋影青花口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通体白色，又若隐若现着青蓝色。为何叫影青？它和天青又有何区别？翻阅资料才得知，影青多出自北宋景德镇，它的釉层较薄，在积釉的地方，如刻花、划花的线条凹陷处，会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而釉薄的地方则泛出白色，这种“白中闪青，青中显白”的效果，就像影子一样，被宋代文人形象地称为“影青”。而天青，则是汝窑的灵魂，也是宋徽宗的最爱。宋徽宗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对道教十分痴迷。道家以朴素为美，讲究返璞归真，天然去雕饰。天青色介于绿与蓝之间，沉静而内敛，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与笃定。影青是少年的诗，天青是长者的禅。

展厅内陈列着几件造型独特的青瓷，其釉色不似宋瓷的青绿或青白，而是泛着一层淡淡的赭黄。细看说明，方知它们出自东晋越窑。青瓷并非始于宋代，成熟青瓷在东汉时期便已烧制成功；至唐代，越窑青瓷更达到高峰。唐代诗人陆龟蒙曾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盛赞其釉色，那千峰翠玉般的青润，至今读来仍令人神往。

走出博物馆，西湖的风吹过万松岭的树梢。那些深埋地下的碎瓷，早已在岁月的抚慰下，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座建在遗址上的南宋官窑博物馆，窑火早已在八百年前熄灭，它从泥土中打捞起大宋的遗梦，将那些碎片化作无声的语言，向每一个驻足的今人讲述：什么是残缺的美。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岁月

□ 刘晓霞

风雨无阻牵迈的战歌　在警徽的护佑中
更是而人山在　他他为他让他　那属用他为警身　醒像他把他把他清　此照月
山海祥和，沃野平阔　他们护卫这溶溶月色　清辉泻地，暗夜澄明　月月有月圆
人间烟火深邃而广博　让沉睡的万物在朦胧中苏醒　他们借着月影千里缉凶　照在大地上的月光
而这些缓慢且珍贵的岁月啊　他们于无声中奔波坚守　把揪扯人心的案情一一拆解　此刻，也照在警徽上
是警察踏过的迅疾长河　为长久的静谧踏破征程　他们及时斩断罪恶的触角
更是他们　他们用忠诚穿透混沌和泥泞　把痛楚的血光挡于身外
他们步履坚定，不辍前行　他们擎举正义之剑的样子
像极了黑夜里的高星　身披皎皎月光
醒目，明亮，冷峻锋芒　警察的身影一步步拉长
为万家灯火的热气腾腾　他和他的战友们
用岁月之笔一层层描摹　属于警察的忠贞与柔情
那么坚韧，那么郑重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练为战
作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公安局 孔祥璐

爱“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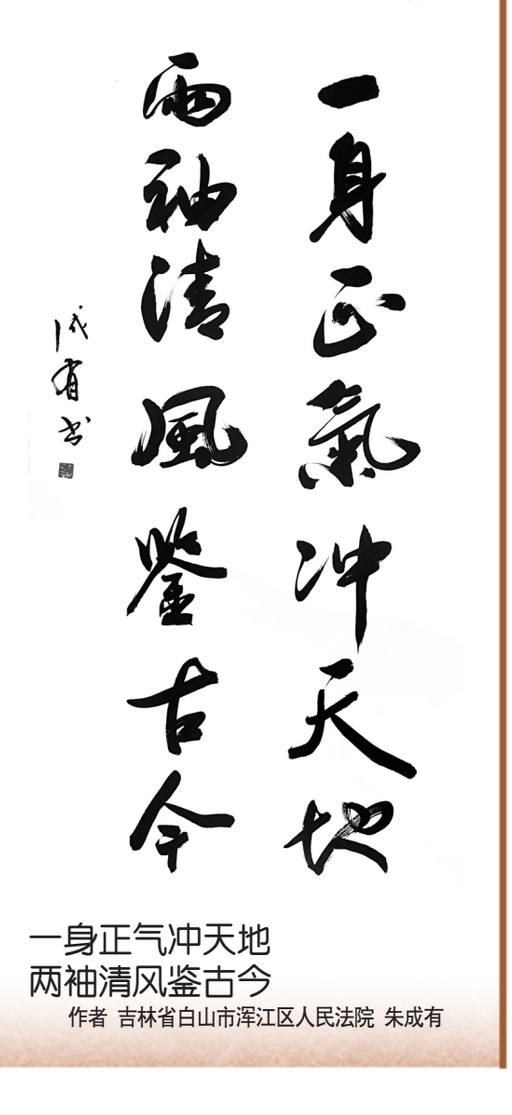
八声甘州·耻贪腐

□ 温永亮

对苍茫云海忆当年，铁骨铸金瓯。赞补丁裹肘，窑灯照夜，糠菜充肠。血染旌旗未冷，蚁穴溃高楼。虎噬民膏饱，蝇吮疮疣。

须信清风难蚀，阻糖衣邪炮，不染狐裘。待掩门收网，浩气耀神州。抗扰抗扰，冰壶悬月，耻营营、莫与浊同流。凭栏望，有焦桐茂，荫庇千秋。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身正气冲天地
两袖清风鉴古今
作者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 朱成有

基于工作职责的无偿搭乘不适用“好意同乘”减责

精彩判词

□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鞠璇

判词摘录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江某乘车是否属于“好意同乘”，“好意同乘”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者友情帮助允许他人搭乘的行为。“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是：（1）需搭乘人无偿乘坐驾驶人所驾驶的车辆。（2）搭乘的车辆须为“非营运机动车”。（3）须驾驶人和搭乘人之间达成“好意同乘”的合意。（4）“好意同乘”中驾驶人基于某种目的驾驶车辆，搭乘人出于某种便利搭乘该驾驶人的车辆，两者的目的可以不一致。

从以上构成要件可知，“好意同乘”系一种情谊行为，基于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而产生的互相帮助的社会行为，“好意同乘”的供乘人并无合同法上的义务，仅仅出于互相帮助的善意允许搭乘人搭乘。“好意同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交属性和道德属性，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进行，无法律的强制要求。

本案中，吴某驾车系履行职务行为，同乘人肖某、江某乘坐车辆的目的系“一起去看工程”，且从三人的身份来说，吴某代表业主方，肖某代表设计方，江某代表监理方，均系履责行为，业主方、设计方以及监理方之间均存在明确的合同关系，吴某驾车载肖某、江某的行为具有合同法上的某种附带义务，并非纯粹的基于社交属性和道德属性、互相帮助的个人行为。因此，不应认定为“好意同乘”。

来源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4）鄂0111民初3905号

审判员：刘炎铭

书记员：潘虹

案件背景

2022年7月15日，江某以项目监理代表身份，与业主方工作人员吴某、设计方工作人员肖某共同前往湖北鄂州开展项目验收工作。

验收完毕后，吴某驾驶其私人车辆搭载江某返程，车辆行驶至高速公路段时撞击路边护栏，造成江某受重伤。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吴某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后经司法鉴定，江某伤情构成一级伤残。

经查，吴某系某人力资源公司派遣至某服务公司的在岗员工，事故发生时处于履职期间。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江某将吴某、用工单位某服务公司及承保车辆保险的保险公司诉至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主张各项损失赔偿。

庭审中，双方核心争议聚焦于案涉无偿搭乘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好意同乘”适用条件。被告某服务公司辩称，吴某驾驶私家车无偿搭载江某返程，属于无偿互助的“好意同乘”行为，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减轻其作为用工单位的赔偿责任。原告江某一方则认为，本次往返行程均系三方共同执行工作任务，返程属于履职行程的自然延伸，并非私人之间的情谊互助，不应适用“好意同乘”减责规则。

洪山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好意同乘”规则的核心适用前提，是搭乘行为属于纯粹的私人社交互助与情谊帮扶。本案中，吴某驾车搭载同行人员返程，并非亲友间的善意施惠，而是三方主体协同完成项目工作后的返程环节，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自然延伸，不符合“好意同乘”的核心构成要件，不能据此减轻赔偿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某服务公司赔偿江某各项损失共计300余万元，承保案涉车辆保险的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付5万元。

一审宣判后，该服务公司不服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判决已生效。

承办法官后语

本案承办法官刘炎铭庭后释法指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确立的“好意同乘”减责制度，是对民间无偿互助美德的司法肯定与制度优待，本质是对非功利性善意行为减轻责任的优待。

“好意同乘”的责任豁免，必须同时满足四大核心要件且缺一不可：一是涉事车辆必须属于非营运性质，排除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客运、货运经营的车辆；二是搭乘行为完全无偿，搭乘人未向驾驶人支付与出行成本对价相当的费用，也不存在隐蔽的利益交换关系；三是搭乘动因完全基于私人情谊，发起于熟人之间的日常社交往来；四是行为性质纯属社交互助，与任何工作任务、履职需求完全剥离，属于纯粹的非功利性善意施惠行为。

“只有同时符合这四项标准，才能进入‘好意同乘’的评价范畴，进而依法考量责任减轻的幅度。”刘炎铭表示，本案中，涉事车辆驾驶人吴某与搭乘人江某等人，分属项目不同的参建单位，此前并无特殊的私人情谊关联。事发前，众人共同赴外地参与项目现场验收、技术对接等公务活动，返程行程完全是此前统一安排的公务出行计划的组成部分。即便江某等人并未单独向吴某支付乘车费用，整个搭乘行为也从始至终内嵌于集体履职的完整行程链条之中，但其目的是共同完成工作任务、提高公务出行效率，而非基于私人交情的善意帮扶。这种场景下的搭乘，双方本质上是基于共同的工作目标形成的出行协作关系，与“好意同乘”所要求的“私人情谊+纯粹互助”的核心属性存在本质区别，自然不能适用民法典中关于“好意同乘”的减责规则。

法官特别提醒，企业外派员工外出办事、项目验收、出差履职过程中，搭载合作单位工作人员共同返程的，相关出行风险属于用工单位的履职风险范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用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无权援引“好意同乘”规则减免赔偿义务。企业应当规范外派履职出行管理，完善员工出行安全保障措施，通过规范履职用车、投保足额商业保险等方式，防范履职途中的交通事故风险。

安居

□ 孟庆吉

秋雨淅沥，陈老汉站在老宅门口，手里攥着中介的看房安排单。儿子要卖房，而他已在老宅居住多年。“爸，这房是我名下的，您搬去养老院吧！”小陈语气坚决。陈老汉苦笑——当年妻子早逝，他辛苦将儿子养大，买房时因贷款问题将房子登记在儿子名下，只口头约定“终身可住”。如今儿子成家立业，竟要逐他出门。

陈老汉求助社区法律顾问赵律师。赵律师翻开民法典，指着第三百六十六条解释道：“居住权是法定用益物权，能保障您长期居住。但必须书面约定并登记，否则无法对抗新房主。”陈老汉恍然大悟——当初的口头承诺缺乏法律形式，而儿子正是钻了此空子。

赵律师代理此案，诉讼请求并非阻止卖房，而是确认居住权。法庭上，他出示了陈老汉多年交纳水电费的记录、邻居证言，以及小陈曾写的“父亲可永久居住”的家书。法官当庭指出：“家书载明‘父亲可永久居住’，结合陈老汉的出资情况和三十年居住事实，可以认定为居住权约定。登记是设立要件，但所有权人拒不协助的，法院可以判令其协助办理。”

调解阶段，赵律师提出了一个两全方案：房子可出售，但售房款中预留部分作为陈老汉的租赁住所费用，或在新房主同意下为其设立居住权。小陈反驳：“居住权会导致房屋贬值，买家谁敢买？”法官回应：“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是否有偿，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若买方愿承接居住权义务，房价可协商调整。”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将房子过户给买方，同时为陈老汉办理终身居住权登记。小陈支付父亲一笔补偿金，买方因房价折扣接受居住权约束。过户当日，陈老汉摸着崭新的居住权登记证书感叹：“一纸证书，比亲情承诺更有分量。”

风波后，赵律师接手另一起居住权案件——寡妇王婶被继子要求搬离亡夫房屋。王婶虽无产权，但再婚多年悉心照顾丈夫和家庭。所幸亡夫生前立有遗嘱：房屋留给继子，同时为王婶设立居住权。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确认王婶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至其去世时止。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居住权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困难群体住有所居，尤其针对婚姻、继承中的无房者。”

王婶的案件登报后，赵律师收到多起咨询：再婚老人担忧老无所依，离婚母亲为孩子争取住房……他意识到，居住权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平衡利益与人情的“钥匙”。他在普法讲座中总结：“居住权如同给房屋加装‘法律锁’，既保护所有权流转，也护住普通人的安身之所。”

一年后，陈老汉邀赵律师到家中喝茶。窗外梧桐叶落，屋内暖意融融。他笑道：“这房子卖了，但我没搬走。新房主常来送菜，说等我百年后重新装修。这居住权，让我活得有尊严。”

（作者系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法学系副教授）